

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

③ 楚汉相争

台湾 柏杨（全三十六册）



③

楚汉相争

现代语文版

资治通鉴

● 台湾 柏杨

● 全三十六册

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(3)楚汉相争 台湾 柏杨 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百花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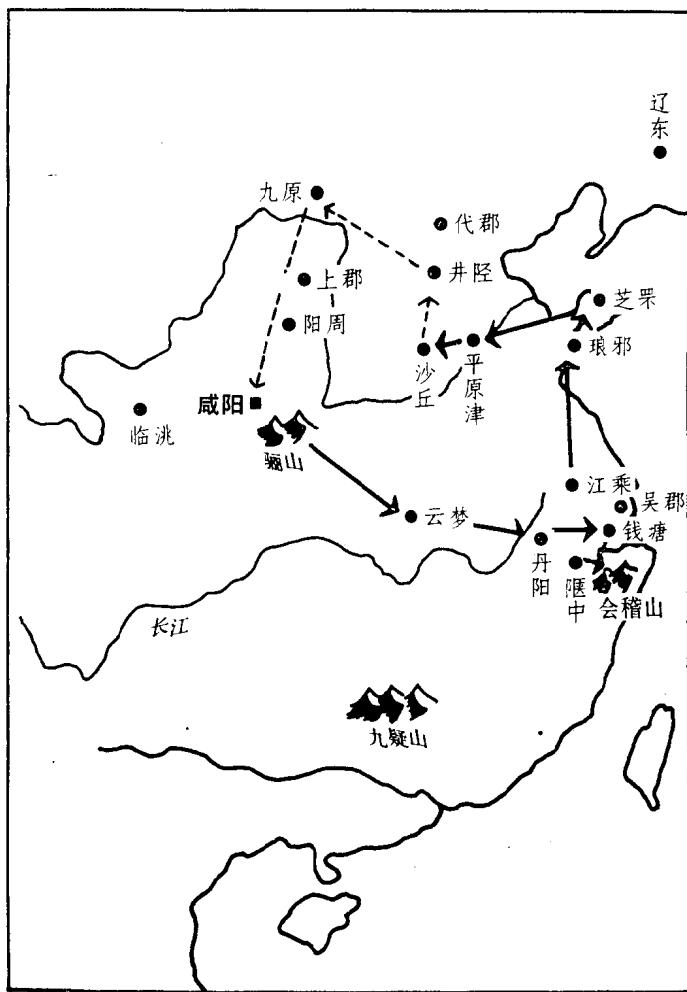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$\frac{1}{2}$ · 4 $\frac{1}{8}$ · 113,000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社目:134-202 书号:11309·10 定价:1.30元

目 录

公元前三世纪

前二一〇年至二〇一年

- 赢政沙丘死亡 (2)
- 赢胡亥篡夺帝位 (5)
- 秦王朝崩溃 (57)
- 楚汉血战 (83)
- 项羽乌江自刎 (125)
- 中国再统一 (131)



公元前二一〇年·嬴政死亡之旅

公元前二一〇年 辛卯

秦始皇 三十七年 (卫卫角二十年)

冬季，十月七日。始皇帝(一任)嬴政出游，左宰相李斯陪同。右宰相冯去疾留守首都咸阳(陕西省西安市)。嬴政有二十多个儿子，而最爱他的小儿子嬴胡亥，所以当嬴胡亥要求随同父亲出游时，嬴政应允。

十一月，嬴政到达云梦(湖北省安陆县)，在云梦大泽附近，遥祭死在九疑山(湖南省宁远县境)的舜帝姚重华(黄帝王朝七任帝)。然后，坐船顺长江而下，经过丹阳(安徽省当涂县)，抵达钱塘(浙江省杭州市)，参观钱塘大潮，波涛凶恶。西行一百二十里，从隧中(浙江省富阳县)渡富春江，登会稽山(浙江省绍兴县境)，祭祀禹帝姒文命(夏王朝一任帝)。面对南方海洋，建立石碑，歌颂自己的功德。

返都(咸阳)途中，经过吴郡(江苏省苏州市)，从江乘(江苏省句容县北)渡长江而北，沿大海到琅邪(山东省胶南县)，再到

芝罘(山东省烟台县北)。在海上看见大鱼，发箭射死。再由芝罘沿海西行，走到平原津(山东省平原附近)，嬴政染病，卧床不起。

嬴政最讨厌听到“死”，所以没有一个官员敢向他提及或暗示他应该安排身后之事。但嬴政终于发现他非死不可，这才吩咐宫门守卫官(中车府令)兼御玺管理官(行符玺事)赵高，给长子嬴扶苏指令：“立即到咸阳，跟丧车会合，然后安葬。”圣旨已封妥，存在赵高那里，还没有派使节发出。秋季，大队人马来到沙丘平台宫(沙丘，河北省平乡县)。赵国太上皇赵雍，就饿死在这里。(参考前二九五年)七月二十日，嬴政断气。李斯考虑到皇帝骤然在首都之外亡故，恐怕皇子们在首都或其他地方发动政变，决定秘不发丧。把嬴政的尸体仍放到寝车里，宣称皇帝不过卧病而已，继续向咸阳进发。由嬴政生前最宠信的宦官驾车或坐在车旁，每顿饭照常拿进去，官员们启奏请示的仪式，也照常举行，而由最宠信的宦官传话批准，瞒得天衣无缝。只有嬴胡亥、赵高和最宠信的宦官五、六个人，知道内情。

最初，嬴政对蒙家的人，非常信任宠爱。蒙恬率领大军在外作战，蒙毅则在中央政府，参与决策，兄弟二人，忠心耿耿。一些高级将领，甚至宰相，都不敢对他们冒犯。赵高是一个天阉——生下来生殖器就不健全。嬴政听说他强壮有力，又通晓监狱措施和司法审判，就任命他当宫门守卫官(中车府令)，命嬴胡亥向他学习法律。赵高绝顶聪明，不久就把小主人伺候得对他亲信有加。赵高曾犯下大罪，嬴政命蒙毅审判，被判决死刑。嬴政念及赵高反应灵敏，特别下令赦免，官复原职。

赵高既获得嬴胡亥的支持，而又怨恨蒙家兄弟。现在，大展鸿图的时候已到，他向嬴胡亥建议：请假传圣旨，以嬴政的名义，下令杀掉嬴扶苏，宣布嬴胡亥当太子。嬴胡亥高兴得吹

起口哨。赵高说：“这是一件大事，如果没有宰相参与，不可能成功。”于是共同去见李斯，赵高说：“皇上(嬴政)颁发给嬴扶苏的诏书跟印信，都在嬴胡亥手中。现在，到底谁是合法的继承人——太子？只在你和我一句话。”李斯面如死灰，惊恐说：“你从那里学到这种亡国的言词，我们当人家的臣僚，不该讨论这个问题。”赵高说：“好吧，我且问你：你的才能、谋略、功勋、人缘，以及被嬴扶苏信任，这五项，那一项比得上蒙恬？”李斯说：“没有一项比得上。”赵高说：“那就对了，一旦嬴扶苏登上宝座，顺理成章，宰相定是蒙恬。阁下恐怕免不了从政坛上退下来，怀揣侯爵印信，回到你的故乡终老。为什么不拥戴嬴胡亥？嬴胡亥仁慈敦厚，有充分的资格和能力，继承帝位，请你考虑。”李斯考虑的结果，认为有理。

于是阴谋着手实施，已经死亡了的嬴政颁下诏书，宣告立嬴胡亥当太子。再下令谴责嬴扶苏没有能力开疆拓土，建立战功，却使将士大量伤亡，尤其不应该屡次在奏章上狂言诽谤，抱怨不允许他回到咸阳充当太子。也谴责蒙恬：不知道矫正嬴扶苏的过失，还参与不轨行动。诏书指令二人自杀(赐死)，把军权移交给副统帅王离。

嬴扶苏接到圣旨，不相信父亲会对亲生儿子下此毒手，但事实俱全，又无法否认，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回到寝舍，打算自杀。蒙恬说：“皇上(嬴政)在外巡视，没有决定太子是谁。派我率领三十万大军，防守边陲，由王子(嬴扶苏)作为监军，这是天下重任。而今忽然来了一个使节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我们就自己了断，怎么知道不是欺诈？我的意思是，应该奏请证实，等知道确实是皇上(嬴政)的旨意时，再死不晚。”使节在旁一叠连声催促二人行动，嬴扶苏说：“父亲既决心剥夺儿子的生

命，何必请求查证。”遂即自杀。蒙恬坚持查证，使臣就把蒙恬发交军法处，囚禁在阳周（陕西省安定县）。任命李斯的一位秘书（舍人）担任中央代表（护军），监护诸将（监军死，统帅逮，恐军有变，所以有此措施）。然后，回报李斯、赵高。

嬴胡亥得知嬴扶苏死亡，如释重负，准备把蒙恬释放。恰好蒙毅代替嬴政出去祭祀山川神祇求福，事毕回来。赵高想起旧恨，乘机报仇，告诉嬴胡亥说：“先帝（嬴政）知道你的贤能，早就要立你当太子，只有蒙毅反对，不如诛杀，以除后患。”于是逮捕蒙毅，囚禁代郡（河北省蔚县）。

皇家车队从井陉（河北省井陉县）到达九原（内蒙古包头市）。时正盛暑，嬴政尸首腐烂，发出奇臭。李斯只好下令每辆车上都要载一石（音dàn）鲍鱼，鲍鱼也有奇臭，用来掩饰。从直道（前二一二年所建）直还首都咸阳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（转了一个大弯到九原，不可思议。原记载可能是：“从井陉到达自九原到云阳间的直道”。但也有可能：无法中途衔接直道，不得不远奔九原。）到咸阳之后，正式发丧。太子嬴胡亥继承帝位（二任）。

九月。秦始皇嬴政安葬骊山，墓穴极深，把铜熔化灌入，堵塞地下泉水，全部填满奇物珍宝。命工匠在各处理伏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，对接近的人，立即射杀。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，用水银作为流水，用机械使它流动运转。墓顶如同天空，星辰排列；墓底完全依照勘定格局。凡是沒有生子的后宫嫔妃，全部驱入殉葬。棺木入土之后，有人提醒说，制造机械的工匠，可是知道怎么破解，一旦泄露，仍有被掘被盗危险。于是，再把所有工匠驱入殉葬。

柏杨曰：

两千二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一九八一年，嬴政先生的坟墓，终被发现，水银蒸气尚存，但强弓已坏，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，成为虚话。迄今发掘出土的，只不过一小部分，但仅只充当嬴政先生卫士的“秦俑”，已引起世界瞩目。等到有一天，把嬴政先生老骨头挖出来，当另有一番意义。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，以及被冤杀的工匠，可以想象，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，而最后窒息倒地，尸首一定是不规则的，当容易分辨。人权被如此糟蹋，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。

2 秦二世嬴胡亥要杀蒙毅、蒙恬，嬴胡亥哥哥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：“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（参考前二二九年），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（参考前二二一年），最后终于亡国。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，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。杀忠良而任用奸佞，后遗症是：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，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。”嬴胡亥听不进去，遂处决蒙毅、蒙恬。蒙恬临刑时说：“我们蒙家，自祖父至今，为秦国立功三世（祖父蒙骜，父蒙武，本身蒙恬），而今我率军三十万在外，身躯虽在监狱，但仍有力量发动反抗。然而，我宁愿死，也要坚持行义，不敢辜负祖先的教导，也显示不忘先帝（嬴政）的大恩。”吞下毒药自尽。

《法言》曰：

或许有人问：“蒙恬忠心耿耿，而仍冤死，忠心又有什么用？”
杨雄说：“开山填谷，西起临洮（甘肃省临洮县），东接辽水（辽宁省辽阳县），死伤狼藉。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。”

司马光曰：

嬴政正在荼毒天下，而蒙恬接受驱使，他的残暴，可想而知。然而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，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，而仍忠贞不移，不生二心，实在足以称道。

柏杨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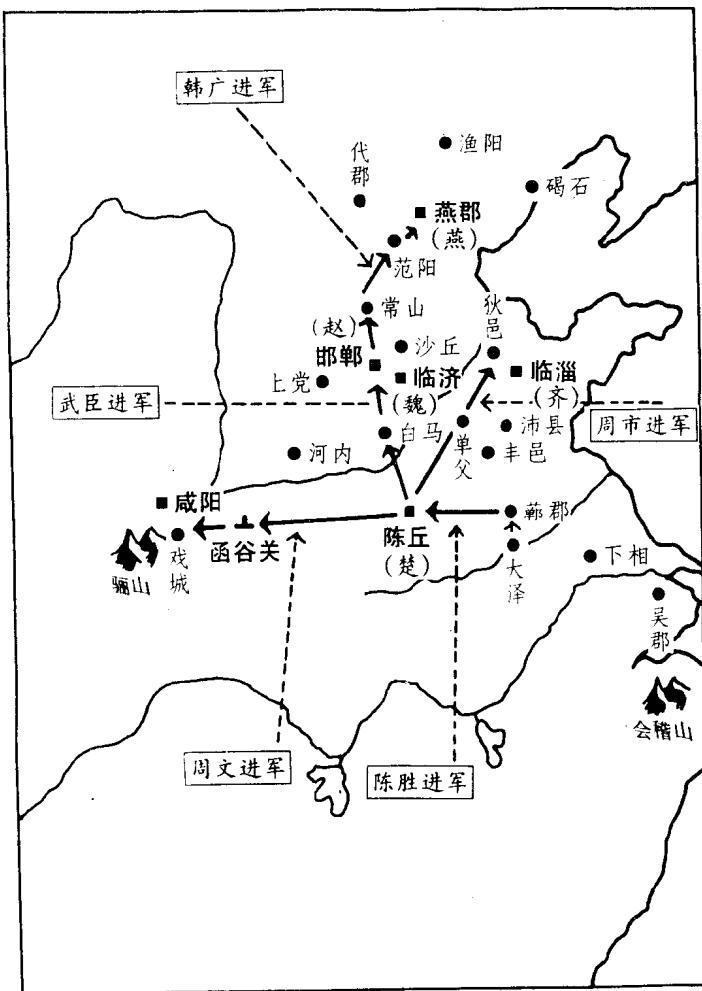
秦国长城，西起临洮（甘肃省临洮县），中经高阙（阴山），东至辽东（辽宁省辽阳县），全长约二千四百公里。这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，但它由“秦国长城”“赵国长城”“燕国长城”接连而成，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，从头筑到尾。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作而已，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，蒙恬先生兴建的，不过三四百公里。嬴政先生统一中国后，高级知识分子——诸如食客和各国的皇亲国戚，全都失业，而嬴政先生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，以致被迫害的儒家学派，大家有志一同，把秦王朝恨入骨髓。诟骂、诽谤，最后觉得还不过瘾，进一步的诬陷、栽赃。一口咬定嬴政先生兴建万里长城，就是一个例证。

扬雄先生大笔一挥，轻松的“西起临洮，东接辽水”，把两千四百公里的帐，全部扣到蒙恬先生头上，这是一种栽赃手段，用以加强他的论据。问题在于，即令真的兴筑了两千四百公里长城，也是为国家抵御外侮，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御花园，又有什么不对？蒙恬先生之忠，惊天地泣鬼神，扬雄先生却肆意污蔑，使人困惑。扬雄先生曾投降王莽先生，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和忠于一姓，所以认为那算不了什么。但依儒家法则，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。自

已做出奸佞的事，却诋毁忠良。扬雄先生写《法言》时，不知道脸烧不烧？心跳不跳？何以司马光先生总是把他搬上台盘，让他丢丑。

司马光先生因蒙恬先生是嬴政先生的大将，而予以抨击，说明六国反动的余绪，是如何的强烈。嬴政先生不比其他皇帝更坏，但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。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，则司马光先生一定赞成四分五裂，一定赞成群雄割据了。宋王朝向西夏国用兵，向辽国用兵，岂不也是“荼毒天下”？却不见他敢发一字抨击宋王朝皇帝。

在儒家系统中，秦国和嬴政先生，成为罪恶的垛靶，一有机会，不经过思考，随手就是一箭。



公元前二〇九年·陈胜吴广暴动

公元前二〇九年 壬辰

秦二世

元年

(卫卫角二十一年)

(楚王陈胜元年)

(襄疆元年)

(赵王武臣元年)

(齐王田儋元年)

(燕王韩广元年)

(魏王魏咎元年)

1 冬季，十月十日。大赦。

2 春季。二世皇帝嬴胡亥向东出巡郡县，李斯陪同。先到碣石(河北省昌黎县)，然后沿海南下，再到会稽山(浙江绍兴县境)。嬴政往年所立石碑，有的还未曾刻字，这次补行撰文，把随从大臣的名字也刻到上面，用以表扬先帝嬴政的功德。

夏季，四月。嬴胡亥返回咸阳，问赵高说：“人生在世，好象六匹快马冲过裂缝。我既然掌握国家最高权柄，面临天下，打

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听耳朵喜欢听的，看眼睛喜欢看的，竭尽精力，追求欢乐，直到我年寿终了的那天。你认为这样好不好？”赵高说：“感谢上天，你的想法完全正确。只有天纵英明的圣贤之主，才能有此最高的领悟。一些昏庸暴乱的君王，永远不懂其中真谛。然而，你的想法，目前还不能实施，为什么？沙丘（河北省平乡县）之谋，虽然我们做得非常隐秘，可是很多王子和大臣，已经起疑。王子都是你的哥哥，大臣又都是先帝（嬴政）任用的。现在陛下刚刚坐上宝座，他们正一肚子不舒服，这样下去，势将发生变化。我日夜都在心惊肉跳，恐怕死于非命，你怎能欢乐得起来？”嬴胡亥说：“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赵高说：“我建议制造恐怖，使用最严厉的刑法和最残忍的手段，凡是有罪的人，扩大他们的案情，教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，逮捕那些亲友后，再如法炮制，然后一网打尽，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，全部诛杀。这是打击的一面，还有收买民心的一面，陛下在普通人中间，遴选若干穷困的，增加他们的财富；地位低微的，擢升他们的官爵。把先帝（嬴政）任命的高级官员，全体排除，而任用你的亲信。他们自然对你感恩图报，一切灾害和奸谋，就会被完全堵塞，政府官员没有一人不蒙受陛下的爱护和恩惠，到那时候，你才可以高枕无忧，想怎么寻乐就怎么寻乐。这个方案，请你考虑。”嬴胡亥听得如醉如痴，庆幸他有这么一位既聪明而又善体人意的忠仆。

于是，在法律外衣下，屠杀开始。任何一位大臣或王子，只要涉及到些微小事，立即逮捕审讯，审讯时扩大打击面。不久，十二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，十位公主在杜邮（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，白起死处）被车裂（五马分尸），家产没收。因口供中出现名字，而被逮捕的，更不可胜数。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

人，囚禁在皇宫内院，最后才定罪。嬴胡亥派使臣告诉这位哥哥说：“你态度傲慢，有‘不臣’（不遵守臣僚的礼仪）之罪，应处死刑，交付刽子手执行。”嬴将闾说：“在政府之中，我从没有任何过失。祭祀大典，我从没有不遵守秩序。皇上交付命令给我，以及向我发问，我从没有说过错话。怎么叫‘不臣’？请告诉我证据，死而无憾。”使臣说：“我不管你有没有犯罪，我只管执行命令。”嬴将闾悲痛欲绝，仰头大呼“苍天”三声，说：“我没有罪。”弟兄三人相抱痛哭，拔剑自杀。

嬴姓皇族全体陷于震恐，王子嬴高打算逃亡，又怕家族被屠，只好上奏章说：“先帝（嬴政）在世时，我去皇宫，则赐给我饮食。离开皇宫，则特准我坐轿。御用的衣服，我得到赏赐，御用的马匹，我也得到赏赐。而今先帝（嬴政）逝世，我本应该殉葬，却并没有这样做。以儿子而言，我可谓不孝，以臣僚而言，我可谓不忠。不孝不忠，就没有资格生存在世界之上。请准许我追随先帝（嬴政），但愿葬在骊山山麓，求陛下哀怜。”嬴胡亥龙心大悦，拿给赵高看：“这是不是紧急情况？”赵高说：“好极了，他们面对死亡，整天活在恐惧之中，哪有时间谋反？”嬴胡亥立即批准，并颁发十万钱作嬴高的葬礼。

柏杨曰：

所谓恐怖政策，也就是冤狱政策，恐怖赖冤狱完成。而无冤狱即无恐怖。冤狱政策在中国传统政治中，占重要地位，但如此大规模的推动，却是嬴胡亥首开其端。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，只是无限权力使他丧失人性。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，只会讥讽蒙恬之蠢。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，所以才囚禁内宫。最后审判已定，嬴将

闾申诉他并未犯罪，当然不会发生作用，因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：无罪不能无刑。然而，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，都要付出代价。但都没有嬴胡亥付出代价之日，来得那么迅速。

嬴胡亥下令继续兴筑阿房宫。征调各地勇士五万人，组成首都警卫兵团(屯卫咸阳)，加强战斗技能训练。皇家豢养的狗、马、奇禽、异兽，每天所需饲料太多，供应不足。嬴胡亥下令全国郡县，输送各种豆类、杂粮、干草到首都。运送的车辆人夫，都自带食物。又下令咸阳三百里之内的谷米，人民不准食用，一律缴给政府。

3 秋季，七月。阳城(河南省登封县东南)人陈胜、阳夏(河南省太康县)人吴广，在蕲郡(安徽省宿县)聚众起兵，反抗秦政府暴政。

当时，秦政府征召闾左(第一梯队为罪官、赘婿、商人。第二梯队为曾经是赘婿、商人。第三梯队为祖父母、父母曾经是赘婿、商人。第四梯队为左边邻居〔闾左〕。还没有发第五梯队〔闾右〕，而秦亡)兵役男子，前往渔阳(北京市密云县)加强边防。途经大泽乡(安徽省宿县南)，共有九百人驻屯，而陈胜、吴广，都是各县役男的领队(屯长)。偏偏天降大雨，桥断路绝，计算时间，赶到目的地时，已超过原定期限。依照法令，超过限期的，一律诛杀。陈胜、吴广自知难逃一死，为了自救，又为了人民日益增的愁苦和怨恨，于是，铤而走险，袭杀驻屯军司令官，召集役男宣布说：“你们已经超过期限，非杀头不可。即令宽恕，边疆荒凉，十之六七都会丧生戍所。而且，大丈夫不死则已，要死，也应该举大事、成大名。王侯将相，全靠自己夺取，难道